

乌云不会一直遮住太阳

记我母亲付贵华被非法关押超十五个月

我已经超过十五个月没看见我的母亲了。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从未这么久离开过我的母亲……

我母亲叫付贵华，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被长春市公安局和农安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受尽苦难，并被非法判刑三年，现在仍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三看守所。听从那里出来的人描述，我母亲原本健康的身体，现在又瘦又黑。我诧异：我妈怎么能黑呢？我妈以前可白了，在那里总也见不到阳光怎么能变黑呢？当时我的心特别痛，我为无力救我的母亲而感到心碎。我母亲现在心脏还出现偷停、高血压等症状。这都是被中共迫害出来的。我母亲已经绝食一个多月了。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我和母亲、还有孙艳霞阿姨一起在家被警察绑架。孙艳霞的丈夫是在自家园中被绑架的。他们三个都遭酷刑了，相对来讲，我算最轻的，只是被殴打，身上的瘀伤半个多月后才消去。隔一天，姐姐、爸爸和其他十余名亲友去农安五公里拘留所看望我们，均遭农安国保、古城派出所警察绑架，多数人遭到残忍的酷刑……致使我小姨刘桂红在回家数月后含冤离世。

孙艳霞阿姨被折磨得几度病危，几个月前才被放回。她小腿迎风骨上，至今仍留着一排排凹坑，那是农安国保唐克他们用铁棍硬压出来的，一年多后仍未恢复。谁能想到当时恶警们到底是用多大力气、多发狂、多狠的心，才能把人折磨成这样啊？！

我母亲也是，现在被打的部位还经常疼痛！所有这些行凶的暴徒，事后我们去找他们，没有一个敢承认自己打人了，互相推脱。而我们到各有关部门控告这些恶人，他们全都互相包庇，不作为。母亲在看守所里面控告也无人答复。看守所驻所检察官也

尽是推脱的话，状告无门。

控告遭打击报复

在今年四月八日，农安县“610办公室”头目马驰又利用农安国保、“反恐”大队、古城派出所等，找几个女特务对我、我姐及老姨进行跟踪拍照，见我们把女特务孙长辉拽到县委说理，恼羞成怒，公然对我们进行绑架。我在被两警察从县委楼上拖拽过程中不断高喊：“炼法轮功被国保酷刑折磨，我们告状遭打击报复！”一头目模样的中年男子竟哈哈狂笑，并大喊：“就打击报复你！”我回头冲他喊：“你敢不敢说你叫啥？！”他看看我，一个字也没敢说出来。

我们被劫到古城派出所后，“反恐”大队的人就都走了。这中间有个插曲，当时第一次是“610”马驰领着国保吕明选、古城派出所的一群警察气势汹汹地打算直接把我们绑走，他们朝我们喊：你们围攻县委！还有的人喊：你们聚众闹事！当时就我们三个人，怎么围攻县委呢？拿什么围攻？我们没有理会，指着马驰，问他是谁。马驰支支吾吾不回答，我就喊：“你就是马驰！你就是马驰！”马驰暗示古城派出所警察动手绑我们，这时，一个脸上带痣的警察站在我们面前。我们就指着他说：“你脸上带痣，你是不是扒程丽静裤子的？（程丽静六月五日看望我们的亲友，被古城派出所警察酷刑，一个脸上带痣警察企图扒她的裤子）我们现在告诉你呢！”这个带痣的也心虚了。这样一来，这些人就都退下去了。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又换成“反恐”大队的人马了。马驰就再没敢露面。国保唐克、周大海等也一直没有出现。

他们一直试图给我们定个抢劫罪，说我们抢了那个给我们照相的女特务孙长辉的相机，还有内存想在我

们身上翻出内存卡。大概晚上十点的时候，古城派出所弄出个手段：搜身，扒光衣服侮辱性的那种。我是第一个，我没有配合，并且尽量拖延时间，僵持。显然我的这些努力没有白费，其他两人的待遇比我好上一点。

又是漫长的等待，在空旷寒冷的大厅内。我其实从进到古城派出所就一直要求吃饭、睡觉等权利，无一得到。到笔录时，我又是第一个。我继续不配合，并且要求他们把监控打开，他们大概是第一次碰到我这样的，急不可待的把对着我的监控打开让我看。不管怎么样，我想，我该有的权利，不管他们怎样流氓，我都必须争取。他们问我姓名，我说：拒绝回答。他们就商量：国保的应该知道我叫啥，因为我上次被抓了。他们就问国保大队吕明选。吕明选就看着我说：“叫于啥了的？”之后他只好给唐克打电话。这样除了我的姓名，剩下的一一拒绝回答。我拒绝签字，其他两人也是如此。半夜十二点之后，警察拿回来三张非法拘留的单子，说非法拘留我们十天。（转下页）



重刑十八年 遭迫害住院 妻子精神失常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农安县法轮功学员魏成，被非法判刑十八年，在公主岭监狱遭严重迫害，曾被送狱外医院抢救，现在在公主岭监狱医院。他家里没有人管，妻子李景霞在迫害下精神失常了，两个孩子被送孤儿院了。

四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魏成，家住农安县合隆镇。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被农安县警察以制作法轮大法真相条幅为由绑架，之后农安县

法院竟三次非法对他判刑，分别是：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日非法判刑五年；二零零八年三月改判刑八年；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再改判刑十八年。二零零七年九月左右，魏成的妻子到派出所去要人，包片恶警张成叫嚣：“放谁也不放魏成”，并非法拘留魏成的妻子，后因医院证明魏成的妻子已怀孕几个月，恶警才作罢放人。

二零一三年一月九日下午，魏

成的家人接狱方通知，称魏成已被送进公主岭市医院七楼七零一室。魏成七十多岁的父母不顾身体有病，和家人连夜赶二百多里路程到医院看望魏成。谁料魏成的病房被警察全天把守，警察看到家属来人多，不让见魏成，还威胁说要把魏成收监。在僵持很长时间后，才让部份家属探望。在这过程中，警察还调来很多便衣监视家属。现在魏成已被公主岭监狱折磨五年多。◇

真善忍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法轮大法强调用“真、善、忍”的法理约束自己，要求学炼者提高道德标准、凡事先他后我。五套功法简单易学，祛病健身功效卓著。目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据明慧网统计，法轮大法已传至亚洲的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美洲的二十一个国家、欧洲的四十七个国家、大洋洲的三个国家和非洲的十二个国家，共一百一十四个国家与地区，使一亿多人身心受益。

在中国大陆同源同宗的台湾，自一九九五年大法传入以来，目前已有一千多个炼功点遍布台湾的三百多个城镇，约七十万法轮功学员来自社会各阶层，普遍受到政府及各界的高度肯定。

国际社会鉴于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对人类身心健康作出的杰出贡献，纷纷颁发各项褒奖。迄今各界颁与的各类褒奖合计一千七百多个，通过支援的决议案共三百多项，支援

决议案共三百多项，支援信函累计超过一千二百封。

在这个世界上，国际社会分歧最大的恐怕就是各自的政治观点。然而从非洲、东欧到拉丁美洲、北美，从韩国、日本到俄罗斯、冰岛，国际社会各界对于法轮大法的广泛支持和褒奖，正说明法轮大法不但超越种族与文化的界限，并且与政治无缘。实际上“真、善、忍”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来自中国的法轮功洪传世界各地，正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骄傲。

（接上页）理由是非法拘禁孙长辉并抢她相机，罚款五百元。（拘留单于当时没让我们看，是我们在拘留所期间看的。）接着拉我们去农安县医院做检查，将我们劫持到五公里拘留所时已折腾到后半夜了。我们出拘留所那天早上，去古城派出所要手机等，新调到国保的于春海一直在古城旁边的楼内大厅暗暗关注着我们，并不时打电话。直到我们要上车时，他也开着一个没有牌子的轿车走了。我就想，国保的车怎么都没牌子啊？当初一三年绑架我们的时候，就用的一批没牌子轿车，这次又是。

母亲被冤判三年

我母亲是被以“制作、悬挂三十八条法轮功真相条幅”为由被冤判三年的，所谓笔录本身就自相矛盾，一会说是用下载打印的字体模板描摹的，一会又说是用毛笔写的，没有物证，没有人证。

被一审冤判之后，母亲上诉，我们去找长春市中级法院刑事二庭办案人郑伟说：不接外地律师手续，不见律师。并且试图说服我们把律师辞了，还说会给我们指定一个律师，免费的。这些都被我们拒绝了。我们把我母亲的相关材料、家属被酷刑的材料、照片都给他了，希望他能认真了解。交涉多次后，长春中级法院仍是：不开庭，直接维持原判。

黑夜不会太漫长

我真希望我家是最后一个承受迫害的家庭。我也听说：长春市某法官曾私下对别人说“法轮功是冤枉的”，但他公开还在冤判大法弟子。这些人怎么就那么短视，为了现实利益，不惜作恶，坚持违法，就不信恶报正伺机而至呢？

相比那些被迫害致死、致疯、致残的，我的遭遇不算什么，我母亲的遭遇也不算什么，我现在也没有家破人亡。我要做的，我们外边相对自由的人要做的，就是为那些像我母亲一样的人，为他们在漫漫漆黑夜中点燃一点点烛光，让他们感到自己并不孤独，让迫害他们的人知道：不是你想抓就抓！想判就判！（文/于健萍）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台湾六千名法轮功学员将指导修炼的《转法轮》排成金光灿烂的立体书。